



车子驶入乌拉盖大草原,天地骤然开阔。青草铺向无限天际。

“乌拉盖”这个名字,据说是因河而得,而这条河又因成吉思汗歼灭塔塔尔部的古战场而被载入史册。八百多年前的马蹄声早已消散在风中,但草还在长,河还在流。历史像是被这片草原吞进去,又慢慢吐出来,化为一种说不清的苍茫。登上路边一处高坡远眺,乌拉盖河如银质哈达般九曲盘绕在草甸之上,这里正是世人所称的“天边草原”。

这条路上人车稀少,远处偶尔出现一两处白色蒙古包。

傍晚投宿嘎查(村落),吃过一顿美味的早餐后,在向导带领下,我叩开牧民布仁巴雅尔的蒙古包。老人年过七十,是土生土长的乌珠穆沁牧民,祖辈数百年来驻牧于此。铜煮奶茶的烟雾漫过毡房,他指尖摩挲着墙上悬挂的敖包祭祀彩幡,给我们讲草原不变的生存法则。向导翻译:“我们守着固腊卜赛汗敖包多少年,春迁夏牧,秋储冬窝,从不把草场啃秃。”老人的意思是,祖辈传下规矩,不让牛羊踏泉眼,不滥杀幼兽,对草原的清道夫——狼,不可赶尽杀绝。每年祭敖包,全嘎查牧民盛装而来,洒奶酒、燃柏香,祈求风调雨顺。

闲谈间,老人提起上世纪60年代来草原的知青,竖毅的目光瞬间变得柔和下来。当年上万京津青年背井离乡,在哈拉盖图扎下兵团营房,语言不通、水土不服,牧民主动接纳这群异乡孩子。布仁巴雅尔的母亲巴达玛,便是无数知青口中的“草原额吉”。有天津女知青冬夜冻伤双脚,不懂急救贸然烤火,满脚水泡溃烂,巴达玛守在炕头,用草药日夜敷治,夜里哼唱乌珠穆沁长调安抚她;知青缺少粮食,牧民分送牛羊肉、奶豆腐,逢年过节邀汉族孩子进毡房吃肉喝酒,一句“米尼呼(我的孩子)”消弭隔阂。老人拿出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——兵团战士与牧民并肩站在草滩上,汉族的工装与蒙古袍挨在一起,是草原最动人的交融图景。

告别布仁巴雅尔的蒙古包,行驶百公里后,公路缓缓抬升,平缓草甸渐次过渡为缓坡白桦林。车行盘山道,视野反复切换:回头望,千里草原平铺天际;向前看,层叠松林遮蔽群山,两种文明在此遥遥相望,又互通有无千百年。

汽车驶入阿尔山,木刻楞红顶房屋错落山间,有八十多年历史的日式火车站静静伫立,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在此并存。哈伦·阿尔山,意为“热的圣水”,这里是蒙古族先民千年康养的圣地,也是近代大兴安岭林业拓荒之地,更是鄂温克使鹿部落世代栖居的林海秘境。

我们先去看望住在白狼镇的亲戚老林业工人邹姨父。老人八十多岁,拄着拐杖,家中墙角立一把锈迹斑斑的老式斧头,是他上世纪60年代上山伐木的旧物。1962年,二十岁出头的姨父从吉林远赴大兴安岭,成为第一代伐木工。彼时林区一无所有,简易工棚漏雨透风,冬日零下40摄氏度,啃咸菜、吞雪水,日出进山、日暮归棚,一斧一锯为国家输送建设木材。

“年轻时一心多伐木,晚年才懂要护林。”老人缓缓讲述三代务林人的转变。他是伐一代,以采伐为生;儿子是林二代,一边伐木一边育苗;孙辈是林三代,2012年阿尔山全面停伐后,放下斧头穿上护林马甲,巡山防火、抚育树苗,从“砍树人”彻底变为“看树人”。当年满山采伐的荒山,如今重新覆满青松,三代人跨越半个多世纪,完成人与山林关系的和解,恰如游牧民族千百年来守护草场的自觉,人类对自然的认知,始终在迭代生长。老人说,早年牧民进山送牛羊肉接济伐木工,猎民传授辨识山火、躲避野兽的技巧,草原、山林、拓荒者,在苦寒北疆彼此“扶持”。

次日清晨,我跟着表哥走进深山一处猎民点。林间数十头驯鹿低头啃食苔藓,铃铛叮叮作响彻松林。这里曾居住着使鹿部落最有威望的老人,当年搬迁定居政策推行时,她固执留在山林:“山林是驯鹿的家,也是我们的根,离开林子,族人便失了魂魄。”禁猎令颁布后,情况逐渐改变,如今猎民早已放下猎枪,不再捕杀野兽,转而饲养驯鹿、传承桦皮手工艺、发展生态文旅,守住独有的渔猎文脉。每年他们都会带着鹿群前往周边集市,与牧民交换奶食,山林与草原的往来,从未因道路、时代变迁而中断。

地处大兴安岭南麓的阿尔山,拥有广阔的火山地貌,近百眼矿泉藏着另一重交融史。相传成吉思汗行军至此,将土身染湿寒,偶遇热泉浴后痊愈,“哈伦·阿尔山”之名自此流传。清道光年间,佐领散拉·昌兴路遍山林勘定泉眼,各族百姓千牛奔赴洗浴康养,泉边自发形成集市,与牧民交换奶食,山林与草原的往来,从未因道路、时代变迁而中断。

从乌拉盖到阿尔山,一路走来,感受这些平凡人的故事,远比史书宏大。

野葡萄学名龙葵,茄科茄属,一年生草本植物。茎、叶、花,都跟茄子差不多。5月开始开花,花很小,雪白雪白的,五瓣,中间突出一束细嫩的蕊蕊,玲珑素雅。9月—10月果实成熟,圆圆的,跟葡萄一模一样,一束有二三十个果子,红中发紫,紫里藏黑,宛如晶莹剔透的宝石。

宛提时,每到野葡萄由绿变紫,味正色浓时节,几个小朋友就相互招呼着奔向七里海边。扒开浓密的杂草,里面常藏着野葡萄,一串串的,缀满枝条,闪着诱人光芒。乡下孩子很少吃到水果,见了这样鲜甜的野果子,便急忙一把一把地捋下来,擦也不擦就揉进嘴里,嚼得满嘴冒黑浆。酸酸的果浆咽进肚里,直觉一股甘泉流进心房,甜甜的,美美的,油然而生一种极大的快乐与满足。吃完了,还要采上几串带回家,留着馋时吃。



酸甜的野葡萄

于增会

那个时候,只知道野葡萄好吃,是难得的美味,没想到它还有一种中草药,被写进《本草纲目》等不少药书。药书说,夏秋采收,鲜用或晒干、炮制,可用于疮痈肿毒、皮肤湿疹、老年慢性气管炎的治疗。果实可制成龙葵酒、龙葵酱,不仅醇香美味,而且

甲骨文与天津(四)

天津博物馆的甲骨收藏

朱彦民

为一级藏品,上报国家文物局。在由郭沫若任主编、胡厚宣任总编辑的十三巨册《甲骨文合集》中,入选的天津馆藏甲骨数量较多。其中《甲骨文合集》第一版“王大令众人曰协田”,就是王襄先生旧藏,曾著录在王氏《董室殷契征文·岁时》中,原为天津博物馆馆藏藏品,后来调拨至中国历史博物馆,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第二,馆藏甲骨时代延续,各期(按照董氏五期分法)卜辞都有,而且既有大片的大字涂朱现象,也有完整的叙、命、占、验辞例,涉及的甲骨文例有相同卜辞和对贞卜辞。



档案文献里的长征记忆(四)

追随红军脚步的人

杨仲达



与评价,足以证明他确实和红军神交已久。

范长江撰写的反映红军长征的通讯,第一篇是《岷山南北“剿匪”军事之现势》,此文于1935年9月4日在兰州写就,当即邮寄到天津,于9月13日和14日在《大公报》连载。总编辑张季鸾亲写编者按:“长江从成都行五十日到兰州,其报告岷江军事形势的一封信,值得大家注意一看。”此文分为“争夺四川一幕之揭晓”“岷山南北之军事地理”“朱毛徐今后之动向”三部分,文中精准指出红军“最有利的出路,是北入甘肃”“然后或转陇南以出陇东,会合徐海东,更北接通陕北刘志丹”。这简直是神预言!和之后红军的路线一致。

就在这篇通讯发表之前,俄界会议于9月12日召开,提出坚持北上、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。不久,红军经腊子口一役打开北上通道,队伍9月18日到达哈达铺,毛泽东等人读到《大公报》七、八月间的新闻报道,遂作出新的决定。从时间上看,范长江的《岷山南北“剿匪”军事之现势》已经发表,假设党中央和红军高层进一步读到这篇通讯的话,那么红军就可以为他们新的决定增加一个更有力的注脚。当然,这只是一个假设,因为红军不可能在西北的偏僻小镇里,看到一周之前的《大公报》。

其实,范长江西北考察也途经了哈达铺这个小镇,且比中央红军到达时间更早,据其《成兰纪行·岷河沿岸》载:“六十里宿哈达铺。十一日仅行六十里。”时间为1935年8月11日,当时毛泽东和中央红军还在毛儿盖,尚未过草地。这是范长江与红军的一次擦肩而过。

范长江虽然没有走进红军队伍,但他一直和红军接踵前行。他随后写出的数篇通讯,依日都是鞭辟入里的分析研判,所以周恩来才有“惊异”之语。在被护送到延安之后,范长江不仅见到了红军,也见到了毛泽东,那是在1937年2月9日的深夜,在延安凤凰山下李家窑院毛泽东住处,作为从国统区进入延安的第一个中国新闻记者,范长江与毛泽东谈得相当投机,二人作“竟夜之谈”。

这位追随红军的记者,当然会与毛泽东谈到长征。

范长江在离开延安之后所写的《陕北之行》一文里也确实提到毛泽东讲述了自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以来红军长征北上的详细经过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这也是对长征的一种复盘。那一晚他们还谈到了中国革命两阶段论、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矛盾的关系、抗日战争的战略等问题,范长江对毛泽东充满崇敬,他这样写道:“他

那个窑洞内,除了一个大炕之外,还有一张木椅,一张桌子,一条木凳,一盆木炭。木桌上放了许多纸条,还有经济学和哲学书籍,桌上燃起油灯。他对于窑洞发生了感情,因为它冬暖夏凉,适宜居住。”这种朴素的记录,正是一种深切情感的表露。然而,当范长江提出留在延安写书的要求之后,毛泽东还是建议他回上海,认为他可以运用《大公报》的舆论阵地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。

范长江听从毛泽东的建议,他先是回到西安,后返回上海,2月15日即于《大公报》发表了《动荡中之西北大局》一文,首次为国统区如实报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。毛泽东在看到这篇文章后,于3月29日深夜亲笔致信范长江,说:“那次很慢慢你,对不住得很!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,深致谢意!”因延安简陋的条件而未能尽地主之谊,令毛泽东仍然挂怀,此外就是对范长江又一篇力作深表谢意。同一信中,毛泽东还寄去谈话一份以及祭黄陵文一纸“祈为发布”。这其实是毛泽东向范长江的投稿,但因《大公报》在国统区,最终未能发表。毛泽东所说的“祭黄陵文”,即他亲笔撰写的《祭黄帝陵文》,这篇祭文刊载于当年4月6日延安《新中华报》。毛泽东对范长江这位年轻记者相当看重,信的末尾还说“甚盼时赐教言,匡我不逮”,并自称“弟毛泽东”,尽显格局风范。范长江能获此殊荣,也是对他不畏风尘困苦,千里迢迢追随和研究红军的最好肯定。

题图:20世纪30年代的范长江;插图:范长江著作《中国的西北角》1980年版书影。

蓬勃奔驰进步桥(水彩画) 叶武 文并图

海河之上的众桥梁,见证着天津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,承载着厚重的人文情怀,彰显着独特的城市风貌。进步桥位于海河上游,连接南开区南马路与河北区进步道,桥梁全长180米,桥宽30.7米,是一座自锚式桁吊组合钢结构桥。通体素白的桥身,线条舒展流畅,其造型匠心独运,远观如同一条跃出水面的飞鱼,灵动轻盈,又似一列蓄势疾驰的列车,充满速度感与力量感。

进步桥不仅是沟通海河两岸的交通动脉,更是一座隐喻天津加速迈向国际化的动态雕塑,融合了现代工程美学与城市发展的澎湃活力。

我的这幅水彩作品,选择用淡彩冷色调铺染天空与背景楼群,温润厚重的暖色刻画进步桥周边道路景致与桥下波光粼粼的河面,衬出桥梁浅色轮廓,注重突出钢架硬朗的几何结构与工业质感,整幅画面色调清透雅致,将进步桥的雄姿与海河的津沽风韵融于一纸。

满庭芳

第五四九三期

津派文化大家谈

天津博物馆是全国收藏大宗殷墟甲骨的著名文博单位之一,现收藏甲骨文物1700余片,且多有精品,这在全国省市级博物馆中也占有显要位置。这些藏品出自早期甲骨收藏家王懿荣、王襄、孟广慧、罗振玉、陈邦怀、方若、李鹤年、魏哲、徐宝祠等人之手,其中王懿荣、王襄、孟广慧三位还是甲骨文早期鉴定和初步研究者。

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于1952年建立,但天津市文管会早在1951年就开始进行文物征集和接受社会各界捐赠文物,受捐文物中当然就包括甲骨。第一批入藏甲骨为王襄先生旧藏。1951年10月22日,王老毅然决然向市文化局出让甲骨831块,市文化局开给王老油印本接收文物收据。1965年,王老病逝,家属遵照遗志,于同年9月15日将王老原藏较完整和刻辞字数最多的甲骨15片,以及遗作遗稿和其他杂项文物共483件,毫无保留地交给国家。这15片甲骨多是一级藏品。

第二批入馆甲骨为王懿荣旧藏一部分。王懿荣去世后,大部分旧藏甲骨转到刘鹗手上,于是有了第一部甲骨文拓本著录书《铁云藏龟》。王懿荣在津后人手上也存有甲骨,1961年,王懿荣孙女王福重将家藏甲骨351片捐赠给天津市文化局,1963年12月,市文化局拨交给市历史博物馆。

第三批重要馆藏甲骨是陈邦怀旧藏。1958

年,陈邦怀定向捐赠自藏甲骨,这批甲骨中也多有重要内容。

1953年,北疆博物院(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)也移交给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一批甲骨。另外,其他的人藏甲骨,有从市文物公司购进的,也包括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法院和天津海关查没的物品,这些物品移交给市文化局,后转拨给市历史博物馆。这些甲骨收藏,都有完整清晰的入藏手续,成为珍贵的甲骨学史料。

上述天津藏家的甲骨收藏有一个共同特点,即都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收藏的,可以说历尽艰辛,但这些甲骨大都保存得很好,没有失散,没有流失国外。值得庆幸的是,这些学者本人或他们的后代在新中国成立后,出于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人民政府的信赖,纷纷化私为公,自愿捐献家藏甲骨,大都捐给了国家文博单位。这表明他们都具有崇高的爱国精神,值得后人学习。

天津博物馆馆藏殷墟甲骨,往往为识者赞为“片大字多、字口清晰、内容重要”等诸多优点。盘点起来,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:

第一,馆藏甲骨多系殷墟遗址早年出土,且多有精品,没有赝品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天津市文化局邀请胡厚宣先生、陈邦怀先生等老一辈专家来馆鉴定甲骨。他们认为天津馆藏的甲骨精品很多,鉴定出所记内容具有特别重要的史料价值,龟甲兽骨比较完整,所刻文字精美或具有特点,能起断代作用的列



沾上丛话

获彪(母虎)二、兕一、鹿二十一、豕二、麋百廿七、虎二、兔廿三、雉廿七。十一月。”记录了商王到某地打猎,一次竟然猎获各种野兽计205只,其数目之大极为难得,是研究商代晚期社会生活与生态环境的珍贵史料。

2012年3月,彩色馆藏精品文物集《天津博物馆》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,其中第一项就是七版馆藏精品甲骨图版。2016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“大数据、云平台支持下的甲骨文字考释研究”,其中一个子课题就是“天津博物馆藏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”,该课题将会出版一部大型甲骨著录书《天津博物馆藏甲骨集》,值得期待。2017年,包括天津博物馆在内的国内11家甲骨收藏单位联合申遗成功,甲骨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“世界记忆名录”。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1月5日,为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,天津博物馆遴选出120片馆藏精品甲骨,举办了“殷契重光——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特展”,奉献给社会公众。2025年2月26日至5月26日,“王人太邑商——天津博物馆藏武丁卜辞探展”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举办,展览精选文博藏36片甲骨珍品。

2026年4月21日,“契刻流光——甲骨文沉浸式互动体验数字大展”在天津博物馆开幕,以现代高科技手段对所藏甲骨及甲骨文化进行展览,吸引年轻人前往参观学习。

插图①:中国国家博物馆藏《甲骨文合集》第一版“王大令众人曰协田”;插图②:天津博物馆藏“五百仆”卜骨。